

[論文]

《湖南短篇小说选（1949-1979）》中的方言

王 振 宇

〈目 次〉 要旨

1. 引言
2. 《湖南短篇小说选（1949-1979）》的方言特色
3. 方言和人物形象塑造
4. 文学作品中的“方言通用语”
5. 结语

要旨

『湖南短篇小説選（1949-1979）』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建国後の30年間に刊行された65篇の小説を集めた短篇小説集である。執筆した51名の作家は、みんな中国湖南省の出身である。本稿では同書より10篇（総文字数約10万字）を対象にして考察した。これらの小説では方言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おり、フィールド調査では入手できない表現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め、方言資料としての価値が高い。本稿ではまず、人間の呼称、接尾辞、副詞、可能表現、アスペクト助詞、語気助詞などに見られる方言的な特徴をまとめた。次に、方言の使用が登場人物の性格、身分、および人間関係などを描写するのに如何なる役割を果たせるかについて考察し、次の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方言は教育水準が比較的低い人物や親密な間柄の会話文に多く使われる傾向がある。一方、高い教育を受けた人物の会話、他の地域から来た人との会話などに使用されることが殆どない。最後に、これらの小説における「方言共通語」の存在を明らかにした。「哪个」（だれ）や「蛮」（とても）、「么子」（なに）などの「方言共通語」は、方言ならではの表現力を有すると同時に、より広い地域にわたって通用する特徴が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た。

1. 引言

迄今有不少研究对湘籍作家文学作品里的方言现象进行过考察。近期从语言学角度对湘籍作家小说展开研究的主要有罗昕如（2004）、董正宇（2008）、陈奇（2014）等。罗昕如（2004）从语言规范化的角度，对作品中方言运用不当的词汇和语法现象进行了考察，强调方言运用不当会造成误解，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障碍。董正宇（2008）全面考察了不同时期湘籍作家的“泛方言写作”的现象，将其按历史时期分为“自发状态下的方言口语运用”，“自觉意识

下的泛方言写作”，“方言话语的自由自在言说”三种类型。陈奇（2014）是罗昕如先生指导的硕士论文，对周立波小说中的方言创作的历程以及运用的方言词语进行了考察。本文对在以上的研究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考察对象是1979年由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主编的《湖南短篇小说选》。该书选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之间，由51位湘籍作家写的65篇小说。虽然都是湘籍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是其中也有很多没有使用，或者极少使用

表1 本文考察的短篇小说

序号	作品名	略称	作者名	作者籍贯	字数	发表时间
1	《卜春秀》	（卜）	周立波	湖南益阳	约10700字	1963年
2	《中伙铺》	（中）	莫应丰	湖南益阳	约3400字	1972年
3	《县委书记》	（县）	张步真	湖南韶山	约5900字	1965年
4	《追花夺蜜》	（追）	张步真	湖南韶山	约11600字	1973年
5	《叶里藏金》	（叶）	彭伦乎	湖南宁乡	约12600字	1965年
6	《烘房飘香》	（烘）	彭伦乎	湖南宁乡	约8200字	1963年
7	《战俘》	（战）	韩少功	湖南长沙	约12800字	1979年
8	《森林曲》	（森）	孙健忠	湖南湘西	约13400字	1972年
9	《年边》	（年）	向秀清	湖南湘西	约8700字	1961年
10	《红火篇》	（红）	萧建国	湖南郴州	约10500字	1977年

方言。比如说，该书一共收录了周立波的三篇小说——《山那边人家》，《湘江一夜》，《卜春秀》，因为前两篇里的方言现象极少，所以我们只将《卜春秀》作为考察对象。我们一共选择了表1所列的10篇方言运用得相对较多的作品，总计近10万字。就作者籍贯地的方言所属而言，其中1~7的为湘语长益片，8~9为西南官话湖广片，10为西南官话桂柳片⁽¹⁾。本文暂不讨论因作者母语不同而带来的作品之间的语言差异问题。

这些小说使用了很多原生态的湖南方言，体现了多样的地方文化以及浓厚的方言特色，不仅是宝贵的语言资源，也是重要的方言研究素材，能对常规方言调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从创作时期看，应该属于董正宇（2008）划分的

第二种类型，该类型“写作主体往往有着清醒的方言观念和鲜明的泛方言写作主张”。

本文考察的目的是想要弄清楚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这些作品中使用了那些具有湖南方言特色的词汇和语法形式。第二，在这些湘籍作家笔下，方言的使用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也就是说，方言在人物塑造方面担负什么样的作用。第三，在这些湘籍作者的小说中，是否有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方言现象。我们在下面的三节中分别对这三个问题展开考察。

2. 《湖南短篇小说选（1949-1979）》的方言特色

湘籍作家的短篇小说中使用了大量具有方言特色的名词，副词，助词等词汇以及语法形式，以下例举说明。

2.1 方言特色名词

2.1.1 称谓词

湘籍作家的小说中使用了大量反映湖南方言特色的人物称谓词。例如，

(1) 铺子里人不多，中伙铺的大师傅，两个推车人，一个娼连我才五个。那位娼连辈的女客，静坐在靠大门最近的饭桌旁边，六十来岁，一身青衣穿得整整齐齐，脸上时刻含着笑意。(中)

(2) 乔眯子听了这话，小眯眼一眨，瞪了他那尖嘴巴堂客一眼，……(中)

(3) 后生子王志荣眼尖腿快，赶紧抢着迎上前去，招呼他们歇下。(叶)

(4) 分工抓茶叶生产的副队长肖炳林急忙打发人请眼科郎中给他诊治。(烘)

上面例句中的“娼连”即“老奶奶”，“堂客”即“妻子”，“后生子”即“晚辈”，“郎中”即“医生”，都是湘语长益片方言的特征词。此外，“里手”也多见于长沙作者的小说中，是“内行”的意思，属于湘语长沙方言的特征词(刘俐李等编著(2007))。

(5) 在这两个湾子里，各有一个浸种育秧的老里手，年纪都在六十岁上下。讲起抛粮下种，扶犁掌耙，都是门门里手。(叶)

(6) 你老人家作田是老里手，可是，天外有天，我们应该虚心点嘛！（叶）

(7) 你那个队的育秧员是谁？怕不是里手吧！（叶）

(8) 谁不晓得乔叔是老里手，……（烘）

(9) 何况她爷在世的时候也是个烘茶里手，……（烘）

“里手”还可以作为形容词使用，例如：

(10) 你看店比我里手，何不让我挑个货郎担上山下乡去串串，或许还能收上三斤生姜两斤枣！（追）

除了以上列举的以外，其它还有“伢子（男孩儿）”，“小后生（晚辈）”，“新郎公（新郎）”，“妹子（女孩儿）”，“舅娘（舅妈）”，“姨姨（姨妈）”，“鬼妹子（对女孩儿戏谑的称呼）”，“鬼婆子（对妇女的蔑称）”，“细伢子（小男孩儿）”，“里手（内行）”，“眯子（对视力差的人蔑称）”，“寡婆子（寡妇）”，“尖嘴婆（称呼说话刻薄的女人）”等都能很好反映湖南方言特色的称谓词。

2.1.2 “子”尾词

湖南方言的名词多带“子”尾。罗昕如（2006）指出“在包括北京话在内的各汉语方言中，湘语“子”尾的构词能力可以说是最强的”。因此，在湘籍作家的小说中使用了很多“子”尾词。例如，

(11) 春秀……脱了棉袄，勒起白布褂子的衫袖，弯起腰子，动手砍柴禾。（卜）

(12) 嗨，该死的野猪子，我才栽的楠树苗子，被它一嘴巴就拱掉十几棵哩。叫人伤心不伤心呀！（森）

(13) 这样下来，今年子的茶要不在这号空手里拐大场才有鬼……。（烘）

以上的例句中，“腰子”即“腰”，“野猪子”即“野猪”，“楠树苗子”即“楠树苗”，“今年子”即“今年”，都使用了“子”尾。其它还有很多用例，譬如“脸模子”，“嘴巴子”，“阳雀子”，“后生子”，“妹子”，“鬼婆子”，“烟尾子”，“索子”，“颈子”，“岭子”，“桐叶子”，“脚杆子”，“车子”，“嘴皮子”，“鬼妹子”，“湾子”，“细伢子”，“眯子”，“辣子”，“寡婆子”，“算盘子”等词

在湘方言中都使用“子”尾，呈现出和普通话截然不同的特色。

2.2 方言特色副词

“未必”在普通話中表示“不一定”的意义，在湖南方言中可以表示“难道”义，加强反问语气。《汉语方言大词典》仅收集到西南官话和赣语中的用法。以下的湘方言中“未必”的例句能给该词典提供补充。

- (14) 老田勤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有了。心想杨新参加工作已经半年多了，未必还搞不清赔些东西该收，哪些东西不该收。（追）
- (15) 有个高长大个的年轻队长，见杨新手里拿着个长颈玻璃瓶子，以为是一瓶子酒。说：“不是茶，是酒？杨新，未必你今天还要请我们呷酒？”（追）
- (16) 老田勤没好气地说：“未必你包人家讨婆娘，还包人家生崽？！”（追）
- (17) 聪明人半句嫌多，我未必是那号死不开通的角色！（追）

此外，表示程度高的副词“死火”，表示“全，都”义的副词“一概”的用法也都非常具备方言特色。

- (18) 我料得死火罗，象她那号角色能上得正板？（烘）
- (19) “妹子，”那娼将凳子往前挪了挪，“我听说，左右好几个公社的人你一概认得，是真的？”

2.3 方言特色助词

2.3.1 体助词

湖南方言中“起”可以表示持续体，相当于“着”。

- (20) 只见桂珍嫂来了。她梳起好看的油头，穿起别致的蓝衣，笑嘻嘻地打趣铁三。（年）
- (21) 铁三家的菊妹来啦，穿起花衣蓝裤，快来看！（年）
- (22) 房里净净亮亮，清清雅雅，里边是架子床配起白帐子，外边摆张红桌子，桌上摆起大大小小的好看的器皿。（年）
- (23) 到了堂门口。见灶房点起亮闪闪的灯，烧起熊熊的柴火，一一菊妹先回

了。(年)

(24) 春秀……脱了棉袄，勒起白布褂子的衫袖，弯起腰子，动手砍柴禾。

(卜)

“起”用在“VP 1 + 起 + VP 2”句型中可以表示在某个动作带来的结果状态下，进行另外一个动作。

(25) 卡春秀答应一声，于是，一边挑起柴禾走，一边心里想：……(卜)

(26) “那她会要寻起来的。”嫉说，“不光要来，还要送你一样东西！听说是她一针一线缝的，再要退转去，她就要发脾气哒！”(中)

(27) 鲁强眯起眼睛想了想，断然说：“那不会吧！准是你又给人家出难题了。”(红)

(28) 大庆的第一台钻机，就是王铁人带起大家，在冰天雪地里用肩膀抬，用铁棍撬，拉到井位上去的！(红)

(29) 管他好远，我也要背起盘缠米饭去参一师。(叶)

湖南长沙等地方言的“得”能充当动词补语以及表持续和完成的助词。例如：

(30) 这时，老田勤听得他们两人说得认真，插嘴道：“听说那家伙娇贵得很，……”(追)

(31) 刘五伯，你家里养得一群，是老行家……(追)

(32) 菊妹打量这三间瓦屋，堂屋扫得清清洁洁，当中挂着毛主席像，东向是正房，宽宽亮亮，西间装成两半，只见前半新打得一个短灶。(年)

以上例句中，“听得”即“听见”，“养得一群”即“养了一群”，“打得一个短灶”即“砌了一个短灶”。

2.3.2 表能性的“得”

表示可能义的“得”是湖南方言中比较活跃，比较有特色的成文。“得”既可以用于动词之前，也可以用于之后，有“动词+得”，“动词+不得”，“得+动词”，“不得+动词”四种句型。表示可能的“得”在小说中用得很多，这四种句型都能见到。

a. “动词+得”

动词后的“得”表示“能够，可以”做某事的意义。比方说，

(33) 你等得，国家建设等不得，我们要想办法发展生产，扩大收购，变淡季为旺季！（追）

(34) 有得蜂蜜吃，我们不呷酒也要得。（追）

(35) 赵汉笙背得唐诗，想必《三国》《水浒》也是一竿子通的，……（战）

以上句子中的“等得”“等不得”分别表示“能等”和“不能等”，“有得”即“能有”，“背得”即“能背”。以下再列举其它几个例句。

(36) 刘五伯不曾开口，先喷出一股自烟，慢条斯里地说：“养倒是养得，……”（追）

(37) 去问老农那是什么花，开得多久，哪个山头开得最盛……一一记在本子上。（追）

(38) 大凡队上的粗细工夫都来得一手。（烘）

(39) 我是这号虫就只蛀得这号木，……（烘）

(40) 谁知余钢是个急性子人，哪里还等得，他一挥手，……（红）

(41) 那比得的！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残局怎么收拾呵？（红）

b. “动词+不得”

“动词+得”的否定式，表示“不能”义。例如，

(42) 那号呆头呆脑，搞又搞不得，又不听话的，千万莫搞来打夹搅。（烘）

(43) 秋分老信忙说：“那何解搞不得罗，……。”（追）

(44) 生怕那开水把谷种烫熟了，下不得手。（叶）

以上几个例句中的“搞不得”即“不能搞”，“下不得手”即“不能下手”。下面列举其他几个例句。

(45) 你装什么蒜？我昨晚又没把你打伤，口都张不得了？（战）

(46) 好啊，锅炉已经动不得，鲁师傅也打伤了，你还讲莫急，……（红）

(47) 年老的焦虑地诉说，队里正等着化肥下田，耽搁不得。（中）

c. “得+动词”

“得+动词”的句型表示的是某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高,相当于普通话中表示可能性的助词“会”。相比其他的句型,这个句型在我们所选的小说中使用得非常少,只见下面的一例,

(48) 我偏不信,少了他乔眯子那张屠夫,就得要吃连毛猪。(烘)

d. “不得+动词”

“不得”用在动词前面,即“不得+动词”的句型表示的是对可能性的否定,即某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49) 尖嘴婆又以挑拨的口气插嘴道:“有廖三寡妇在,他再世也不得去。”

(50) 若不是党支部批准,他们就不得让我上来,……(森)

(51) 鲁强知道余钢暂时不得同意,便说:……(红)

(52) 他肯签字我就不得来麻烦你了!(红)

“得”还可以用于“懒+V+得”,“没得+N+V+得”等固定句型中分别表示“不想做某事”,“没有……能……”等义。例如下面第一个句子表示“不想去”,第二个句子表示“没有人能搞”的意义。

(53) 我懒去得,他一个人去了。(烘)

(54) 肖队长亲自上门来喊我们去烘茶,队上又没得人搞得,看在队长的面上,我们爷崽吃点亏,去圆圆场烘下算了……。(烘)

2.3.3 语气助词

“罗(啰)”,“哒”,“吵”是湖南方言,特别是湘语长益片方言中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语气助词,而且每个语气助词都能表示好几个不同的含义。在很多作品中都运用到了这些语气助词。

a. “罗⁽³⁾(啰)”

“罗(啰)”可以表示不满,不耐烦,责备,替人开脱,加重感叹语气等意义。

- (55) “杨新，茶油归粮管站收，你何解也搞来了罗？！”（追）
- (56) 老田勤脸上的笑寄一下子没有了。……于是，他体心剖意地告诉他：“……，只怕你那瓶子蜜，搭上老本，也够不上手续费，你何解也去收罗？”（追）
- (57) 老田勤转脸望着秋分老馆，那眼神似乎是说：老伙计，你何解要当着生人的面出我的丑罗，……（追）
- (58) “你们铺子里总共几个人？”
- “就是大师傅加我。”
- “是罗！你是前年下乡落户的，大家看你长进快，选你到中伙铺负了这个责。”（中）
- (59) “去年秋收时，学堂里派他到这边来帮忙，看见了我们这个，回去就求我做媒。这门亲事最好不过了。你答应了吧。”
- “我有么子做不得的罗，只怕我们这个烈家伙不肯答应。”（卜）

b. “哒”

“哒”可以表示肯定，判断，讥讽等语气。

- (60) 那人一进门，就大声喊道：“老伙计，你们这个主意硬是不错哒！”老田勤抬头一看，原来是秋分老馆。（追）
- (61) 秋分老馆说：“听说杨新跟人家打听发展养蜂，这个主意蛮好哒！”（追）
- (62) “那她会要寻起来的。”娣驰说，“不光要来，还要送你一样东西！听说她是一针一线缝的，再要退转去，她就要发脾气哒。”（中）
- (63) “那她会要寻起来的。”娣驰说，“不光要来，还要送你一样东西！听说她是一针一线缝的，再要退转去，她就要发脾气哒。”（中）

c. “啷”

“啷”有可能为“是啊”的合音，带有“不耐烦，急切，催促”等意味。

- (64) 有人问起来，老田勤就搔着那业已稀落的头发，无可奈何地说：“一个

人又是里，又是外，怎么搞得手脚赢吵！”（追）

- (65) 乔眯子听了这话，小眯眼一眨，瞪了他那尖嘴巴堂客一眼，骂道：“你这死猪脑壳，要你多个么子嘴，副队长亲自上门来，就是看得起我屋里吵。”（烘）
- (66) 廖三嫂说：“我看只怪你的嘴巴多，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他要加工分，好商量，只要他能抢时间把队上这多茶叶烘好，多开销一点工分也划得来吵……。”（烘）

3. 方言和人物形象塑造

文学作品的人物之间在受教育的程度，性格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区别，在突显这些差异和塑造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方面，方言的运用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罗昕如（2004）指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中方言运用得当，可以为作品增添色彩，不少乡土文学作家无不有意识地从方言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词汇进入文学作品，创造出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在我们考察的文学作品中，大部分的作者都能“有意识”地运用表现力丰富的方言进行创作。例如，小说《年边》里表示持续的体助词，会话部分使用“起”（“穿起”即“穿着”义），而在前后的叙述部分中使用普通话的体助词“着”。

- (67) 腊月初八中午，红焰焰的太阳照着山冲，桂珍与胡妈领来了一个大姑娘，到达了麻豆湾。消息一眨眼传遍了麻院子。
- “铁三家的菊妹来啦，穿起花衣蓝裤，快来看！”
- “嗨！六七年投到，长得有多俊多乖。”
- “要不是那浓青青的眉毛，你别想认出来。”
- 叽叽唧唧，七嘴八舌，讲哪话的都有。
- 三人进了屋，铁三没在家。菊妹打量这三间瓦屋，堂屋扫得清清洁洁，当中挂着毛主席像……（年）

我们认为湘籍作家作品中的方言使用与塑造人物的身份以及决定人物之间

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3.1 方言和人物身份

当方言和普通话同时出现在一篇小说不同人物的话语中时，方言起到的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使用方言的人物就身份而言，多为农民或者相对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与之相反的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物很少使用方言。例如，杨新和老田勤分别是张步真《追花夺蜜》中第一号和第二号主人公，在同一个供销社工作。老田勤五十多岁，是个老业务员，而杨新“是个刚来不久的新新角色。中学毕业后，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者在所接受的教育和思想觉悟上的差异体现在语言上。譬如，在语气助词运用方面二者就有区别——语气助词“罗”和“叻”分别在老田勤的会话中出现了六次和一次。而杨新的会话中一次也没有出现。例如，

- (68) 老田勤瞅了年轻人一眼，说：“现在满山莺飞草长，果树正开花，山药芽子才暴土，有么子家伙收罗，你去也是空的。”（追）
- (69) 刚等买蜂人出门，老田勤的嘴巴翘的挂得铜吊壶。冲着杨新说：“人家实心实意来买蜂，你何解咯样死板罗？”（追）
- (70) 老田勤也打起哈哈来：“这么说，杨新你这一跤，还摔出个新路子来了罗！”（追）
- (71) 有人问起来，老田勤就搔着那业已稀落的头发，无可奈何地说：“一个人又是里，又是外，怎么搞得手脚赢叻！”（追）

语气助词“罗”还在该作品里当地农户“老信”的会话中出现了三次。例如，

- (72) 秋分老信忙说：“那何解搞不得罗，那家伙一不占田，二不吃粮，……”（追）
- (73) 有个系青帕子的老信以为杨新要给大家泡茶，连忙拦阻道：“杨同志，‘颠倒颠，客装烟。’我们还没给你泡茶装烟，你倒泡起茶来了，那何解

要得罗!”(追)

- (74) 秋分老信见老田勤那副模样,心里忍不住要笑.他把笑声吞进肚里,忙说:“那要得罗.……”(追)

此外,语气助词“哒”也在农户秋分老信的会话中出现了两次,对突出表现该人物的浓厚的乡土气息发挥了很大作用.

- (75) 那人一进门,就大声喊道:“老伙计,你们这个主意硬是不错哒!”老田勤抬头一看,原来是秋分老信.(追)
- (76) 秋分老信说:“听说杨新跟人家打听发展养蜂,这个主意蛮好哒!”(追)

在另一个作品《中伙铺》里,语气助词“罗”,“哒”,“吵”,“啵”在一个“娼驰”(老奶奶)的会话中都被运用到.

- (77) “是罗!你是前年下乡落户的,大家看你长进快,选你到中伙铺负了这个责!”
- (78) “那她会要寻起来的.”娼驰说,“不光要来,还要送你一样东西!听说是她一针一线缝的,再要退转去,她就要发脾气哒.”(中)
- (79) 那位娼驰更急了,她走到那人面前说:“同志,你看看,巴掌大的地方,四十个人站也站不下吵!”(中)
- (80) 趁着姑娘给我端面转身的时候,娼驰捉住了她四个手指头,一边疼爱地抚弄着,一边目光闪闪地望着姑娘问道:“妹子,你就是城里来的那个中学生啵?”(中)

《烘房飘香》里,“罗”,“吵”,“哒”等语气助词频繁使用在“乔眯子”,“乔眯子”的“尖嘴堂客”,“廖三嫂”等普通社员的会话中,而在思想觉悟较高的公社肖副队长的会话中几乎没有出现.

- (81) 乔眯子听了这话,小眯眼一眨,瞪了他那尖嘴巴堂客一眼,骂道:“你这死猪脑壳,要你多个么子嘴,副队长亲自上门来,就是看得起我屋里

吵。”(烘)

(82) 廖三嫂说：“我看只怪你的嘴巴多，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他要加工分，好商量，只要他能抢时间把队上这多茶叶烘好，多开销一点工分也划得来吵……。”(烘)

(83) “还问呢，人都气病哒。”

“队长，你是晓得我屋里那号人的脾气的，他为队上的事，几时又做过一点芝麻大的偏心事罗。”(烘)

另外，在韩少功的《战俘》中，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我”是一个“泥腿子出身”，思想觉语尚处于成长初期的红军连长。和其他的人物相比较，“我”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如语气助词“罗”，“脑壳”，“龟孙儿”，“死火（贴切）”等方言词，以及“口都张不得”（“动词+不得”）之类的方言结构。

(84) 当时我暴躁地喊：“冲！不把赵汉笙的脑壳扭下来，老子就不姓程！”
(战)

(85) “龟孙儿！你害得我们攻了一天一夜，投不投降？”我挽起袖子又想打。
(战)

(86) 我问：“那这个鬼还蛮通古罗？”(战)

(87) 我拍拍胸，“打个不死火的比方，我们就象梁山泊，懂不懂？你，你入了吧！”(战)

(88) “你装什么蒜？我昨晚又没把你打伤，口都张不得了？”(战)

一些红军战士的发言中也夹杂着方言。

(89) “对对！入了吧！你又不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怎么找错了菩萨，跟了蒋介石？”

“那要被老百姓骂一世的娘哟！”(战)

和“我”以及红军战士的语言相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党军官的语言则是标准而文雅的语言。

- (90) 他看看这个，望望那个，立即恢复了旅长那种不可侵犯的样子，“不不，匹夫不可夺志，我是民国军人，信仰三民主义，岂能背叛党国，不仁不义？我看你们品质都还纯正，怎么要落草绿林呢？我劝你们还是归顺政府，造益于社会吧……”（战）

此外，在《县委书记》中，“我”虽然是首长司机，但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分配到县委开吉普车。”，文化程度不太高，使用的语言中的疑问代词“么子”使得这一身份得到了突出。

- (91) 我迷惑不解：“改行搞么子？”（县）

综上所述，语气助词及方言词汇在湘籍作家的笔下常被用来塑造人物形象，突显人物的性格和身份。

3.2 方言和人物间关系

方言的使用还能很好体现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亲疏关系。很多小说中，方言使用与否与人物间关系。当人物间为亲戚，同乡等相对亲近的关系的时候使用方言，相反如果是外乡人，外来者的场合往往一方对另一方使用普通话。比方说在《卜春秀》中同时出现了普通话的疑问代词“什么”和湖南方言特色疑问代词“么子”（包括表示“为什么”的“为么子”）。其中卜春秀和其母亲主要使用“么子”，而来自外村的“黄贵生”则全部使用“什么”。

- (92) “姑妈，你好？么子时节下乡的？”卜春秀赶上前去，亲热地问候。
（卜）
- (93) “我是为你好，妹子，你晓得我这回下乡是为么子？”
“我管你为么子呢。”（卜）
- (94) 看见客人的打火机，孩子们纷纷地议论，一个胆大一点的伸出小手来，笑着说道：“给我看看好不好？”“有什么看的？没有什么好看的。”客人把打火机收起。（卜）
- (95) “为什么叹气，春秀姑娘？”背后树丛里，一个男子的声音低低这样问。

卜春秀吓了一跳，连忙回头看。“你是哪个？”“是你不认得的人。”黄贵生笑嘻嘻地从柴蓬里跳到敞阳地面上。（卜）

(96) “你这个人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这里来不得！”黄贵生瞅着这姑娘，显出又怕又恨的样子。“别人来得，独你来不得。”“那为什么？”“你自己明白，你不是我们一路人，是发财人。”（卜）

(97) “叫你滚，你就滚吧。”王菊香加重了语气，用了“滚”字。“你为什么叫我滚？”黄贵生气得颈根都粗了。（卜）

《县委书记》中，县委书记的语言绝大部分没有方言，但在下面县委书记和农民八爹的对话中使用方言“么子”，利用方言突显了二者亲密的关系。

(98) 八爹一见是朱书记，忙说：“老朱，你来得好，我正找你哩！”“么子事？老哥！”朱书记问。（县）

(99) “莫要性急，伢子。”她亲昵地叫他“伢子”，好像他已经是她的侄女婿一样。（卜）

如果说方言能够“拉近”与对方距离，那么在急躁不安，责备，愤怒等场合，运用普通话应当能“拉大”和对方之间的距离，疏远对方。这一点在下面的例句中就有体现：一贯对姑妈用“么子”的卜春秀却例外地使用了普通话的“什么”，其中就含有疏远对方的意图。

(100) “看你这手呵，又粗又大，不像姑娘的样子。”

“姑娘的手应该是什么样子，有规定的吗？”卜春秀气愤地反问，把手从姑妈的手里一下子摆开，又翻一个身，背脊对着这个老婆婆。（卜）

4. 文学作品中的“方言通用语”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得知方言能够为塑造和突出人物性格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文学语言必须和实际在某一地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地点方言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和普通话贴近。罗昕如（2004）就指出

文学语言“若不能为本方言区之外的读者解读其中奥妙，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有什么方法既能发挥方言的表现力，又能让广大读者都能理解呢？

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一些能在较大的范围，较广的地区内通用的方言词，我们把它们称为“方言通用语”。在我们考察的10篇小说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方言词是在湖南多地使用的，甚至超越湖南的地域限制，在其他很多

表2 10篇文学作品中的“方言通用语”出现情况⁽⁴⁾

作品名	哪个	蛮	么子	为么子
《卜春秀》	+	+	+	+
《叶里藏金》	+	+	+	+
《烘房飘香》	+	+	+	+
《追花夺蜜》	+	+	+	-
《森林曲》	+	+	+	-
《县委书记》	-	+	+	-
《战俘》	+	+	-	-
《中伙铺》	+	-	-	-
《年边》	+	-	-	-
《红火篇》	+	-	-	-

方言区都能见到“方言通用语”。例如，有询问人的疑问代词“哪个”，询问事物的“么子”，询问理由的“为么子”，程度副词“蛮”等。其中表示“谁”义的“哪个”，表示“很”义的“蛮”还被载入了《现代汉语词典》，虽然都还贴着“方言”的标签，但可见它在全国的通行范围比较广的，二者也是频繁出现在我们考察的小说中（表2）。

此外，“么子”在湖南很多地区的方言中使用。伍云姬（2009）提供的湖南22个方言点“什么”义疑问代词数据显示，湖南方言主要有“么子（7），么个（2），么咯，么里，么家，吗咯（3），吗格，么哩，么得，什么（2），□□，咋咯”等形式。其中，最常见的构词形式是“么+后缀”，而后缀以“子”最多。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么子”的使用范围不限于湖南，《汉语方言大

辞典》的数据显示，在以下方言点都有“么子”的用法。

- a. 中原官话. 河南罗山.
- b. 江淮官话. 安徽桐城. 湖北鄂州.
- c. 西南官话. 四川奉节, 开县, 云阳, 湖南龙山, 云南曲靖, 湖北恩施, 宣恩, 来凤
- d. 湘语. 湖南长沙, 双峰, 宁乡, 邵阳, 益阳, 衡阳, 黔阳.
- e. 赣语. 安徽岳西, 湖南华容, 平江.

因为“么子”的通用度较高，在10篇文学作品中，有过半数的作品使用了“么子”。同时受“么子”通用度较高的影响，在3篇作品中使用了询问理由的“为么子”。周立波是湖南益阳人，据徐慧（2001）的研究，益阳方言中表示询问理由的疑问代词是“何解”，而并不是“为么子”。因为“为么子”相比“何解”容易被更多地区的读者理解，所以在《卜春秀》中没有使用该疑问代词，而使用了“为么子”的说法，共5次。

- (101) “只懒得调查，我为么子要去调查你们家里的事情呢？你和我有么子相干？天色不早，我要砍柴禾，你走你的吧。”（卜）
- (102) “他妈妈和我家里从来不来往，为么子送柚子来呢？”卜春秀站在那里，看着柚子，寻思一阵，……（卜）
- (103) “你坦白坦白，为么子一个人叹气？是不是想我的哥哥？你偷偷地说给我听，我悄悄地给你写一封信去，好不好？”这女子说完就跑。（卜）
- (104) “我管你为么子呢。”（卜）
- (105) “我是为你好，妹子，你晓得我这回下乡是为么子？”（卜）

5. 结语

我们在本文中考察了10篇由湘籍作家小说中的方言现象。这些作品中使用了大量具有方言特色的词汇和语法，体现了多样的地方文化以及浓厚的方言特色，不仅是宝贵的语言资源，也是重要的方言研究素材，能对常规方言调查起

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首先我们归纳了这些作品中部分具有方言特色的称谓词，副词，助词等。然后，我们通过分析认为，湘籍作家作品中的方言使用与塑造人物的身份以及决定人物之间的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因为文学语言是书面语，要想让不同地区的读者产生共鸣，必须和实际在某一地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地点方言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和普通话贴近，同时又要利用方言的渲染力，因此这些作品中也频繁使用了一些“方言通用语”。

付記

本稿は日本学術振興会の科学研究費補助金による若手研究(B)「消滅危機に瀕した中国湖南省邵陽県平話の緊急調査」(課題番号:16K16829, 研究代表者:王振宇)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注

- (1)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
- (2) 根据曹志耘编(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
- (3) 对这些语气助词的解释,参考了胡萍(2002)。
- (4) “+”表示作品中有该用法,“-”表示没有该用法。

〈参考文献〉

- 曹志耘编(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 陈立中(2014)《湖南方言与文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陈奇(2014)《周立波小说中的方言现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董正宇(2008)《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胡萍(2002)《长沙方言语气词研究》,《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刘俐李,王洪钟,柏莹编著(2007)《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
- 罗昕如(2004)《湖南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现象》,《中国文学研究》No.72。
- 罗昕如(2006)《湘方言词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伍云姬(2009)《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徐慧（2001）《益阳方言语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编（2012）《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商务印书馆。